

另外，根据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数据，如今我国野猪数量达200万头，在28个省级行政单位有分布，其中在26个省份致害。

这些客观数据表明，无论是城市或农村，未来野猪与人类共处，甚至冲突的新闻将持续出现。面对日益增多的野猪，捕猎野猪的呼声也此起彼伏。

当野猪与人类发生了冲突，通过捕杀来控制数量，会是最有效的手段吗？比起直接结束野猪们的生命，是否还能有更多样的选择去化解矛盾？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近日对话野生动物救护专业人士与参与野猪捕猎的公益护农队，试图在简单的“喊打喊杀”之外，还原野生动物更全面的模样。

“按照自己的习惯活着”

和野猪有关的新闻中，有不少发生在江苏南京。2024年初，南京市林业站站长孙立峰对媒体公开介绍，近年监测结果显示，南京8个行政区均有野猪分布。结合前期监测结果，各监测区域野猪种群密度呈总体上升趋势，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.24头增加到2023年的4.43头。

作为杂食动物，野猪食性广泛，树叶、果实、蚯蚓，都可以是食物。南京多山，多丘陵，野猪不愁吃，这些都是利于野猪生活的栖息地。

关注野猪新闻的人，对南京野猪早已不陌生。2023年，曾有南京野猪横渡长江，一时被人称作“游泳健将”，再往前有南京八字山的野猪被人投喂，成为“网红”。在

这些新闻里，野猪的形象并不可恶，还透着一丝萌态。

舆论在今年有一些变化。伴随野猪侵入高铁联络线，一名年轻的机械师不幸遭遇事故身亡。孝陵卫外，野猪将一名老太撞翻。野猪不再是过去那种“无害”形象，即便是南京的野猪新闻，评论中网友们对野猪的态度也变得更复杂。

可是在南京红山野生动物园救护中心主管陈月龙看来，无论是走上街头，或者游荡于公园，闯入高铁线路，野猪并没有“错”，“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活着”。

“在南京的野猪，生活习性并没有变化。以前它们怎么活，现在还是怎么活。只不过随着人类的动物保护意识增强，保护成效显现，城市化不断演进，导致野猪在内的野生动物，与人类的交集越来越多。在这些交集中，有一部分成为冲突。”

陈月龙认为，以南京的野猪为例，当越来越多的野猪出现在城市中，需要更细致地分析各种情况。譬如紫金山的野猪多，如果看到母猪带着一群小猪，绕着紫金山转悠，从山的一边来到另一边，这不是迁

移栖息地，更像是日常的溜达。那一头意外侵入高铁线的野猪，陈月龙更倾向于认为它是离开了原本的栖息地，在迁移中寻找新的生活地带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是野猪本该有的正常行为。

作为对比，陈月龙提到了香港的野猪。近年来，香港野猪会主动在垃圾桶中翻找食物。这样的行为原本不会发生在它们身上，而是受到与人类交集的影响。

野猪是一种胆小的野生动物。它不会平白无故攻击人类。野猪冲撞致人伤亡的背后，往往有驱赶的行为，让野猪感受到了危险。野猪一旦觉得危险，第一反应就是逃跑。野猪的习性如此，令人联想到今年发生在陕西岚皋县的悲剧。当地警方在通报中写道：“11月24日上午，陈某树等4人带猎狗自行上山撵野猪，猎狗追撵的野猪进入农户院子，胡某翠（女，76岁）受到攻击”。

陈月龙向本刊解释，秋冬季节，野猪的新闻变多，也和它们的习性相关：秋天以来，繁殖需求在诸多影响野猪进入城市的因素中，变得更突出。陈月龙和同事观察，秋冬

右图：在南京，邓长林和同事救助野猪。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